

鋪陳完整的論述架構

姚瑞中的創作歷程

文/圖■胡永芬

姚瑞中有些特質是藝術家中少見的。對於自己「要什麼」這件事，他不只是憑著感性的直覺，還能加上理性而縝密的規劃；而且，他的執行能力，到現在看起來，幾近於百分之百。

從小個性早熟聰慧

他的父親是一位律師，曾經擔任過省議員、台北市議員，為從政競選而負了許多債，經商的母親告誡他：以後不可以從政。父親六十歲那年生他。

小時候他也是一個老是參加比賽獲獎得名的孩子，顯然是早熟，因為根據他的自述，國中唸師大附中男女合班的國中部，從那時開始，追女孩子就是比什麼都重要的事情。當然高中生是考不上的，就去唸復興美工，「那時候真是一無所有，成績奇爛，追小姐也追不上，爸媽是想，能唸什麼都好，只要不做壞事就好。」

復興美工高手如雲，心理上有競爭的風氣，人人熬夜趕圖，上課個個無神，有人乾脆就剪下畫報上美女的眼睛，上課貼在自己眼皮上偽裝，可以堂而皇之地睡覺。在這個環境裡，姚瑞中回憶：「持久的焦慮，每天要喝六杯咖啡才能放鬆，才能睡覺。」



姚瑞中是年輕藝術家中，極少數思辨系統自成體系且非常清晰的一位。（攝影：吳東岳）

發生一個轉捩點，逛光華商場，買到一批舊的《藝術家》、《雄獅美術》雜誌，從裡面看到杜象、克萊因

，發現繪畫除了技術之外還有觀念性

，而且，藝術不只是繪畫。從這裡開始，他看到很多國外不同的藝術，也去看台灣別的畫家的展覽。

姚瑞中還是很大的鼓舞，「受到鼓勵，我想，這條路還是可行的！」

高分考進國立藝術學院

同時他看到藝術學院畢業展，「這就是我要的！」他對自己說，畢業後狠狠K書補習一年，以第四高分考上藝術學院，「覺得這個世界太棒了

，我可以實現夢想！」開學到蘆洲校區發現到處都在淹水，「心想，太慘了！」

進到藝術學院的頭一年，竟是用盡力在把復興美工所學，約定俗成的技術給甩掉，大一下學期他辦了第一次

(上) 1994年《本土佔領行動》。

(下) 姚瑞中以休學、當兵，來配合他對《反攻大陸行動》系列的規劃。



個展「都會原爆」，在心裡，是對自己過去的告別。同一年，他在校內組織登山社，直到畢業，他爬了六十多座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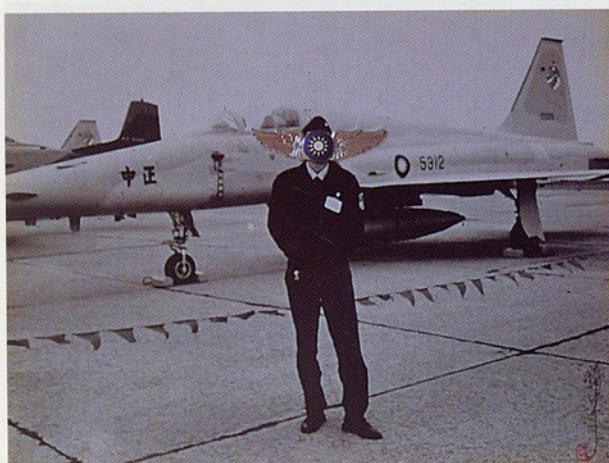
大三面臨選組，油畫、水墨、雕塑和理論，他選了理論組，情願自己讀書創作避開學院中師承的問題。藝術學院有一個很好的圖書館，藏書極豐，那兩、三年，圖書館像他的另一個家。創作力活動力旺盛的姚瑞中同

時在學校以泰雅族名創了一個「天打那實驗體劇團」，他想：「學校裡四個系，幹嘛大家這麼封閉各搞各的？我就來搞整合，各系人馬整合在一起，互動也有互動之後和原來不一樣的面貌。」不久之前，「天打那」的第一齣戲《時候到了》剛在國家劇院實驗劇場演出過，這些人整合到現在，還覺得繼續整合下去也蠻有意思的。

一邊寫《物品藝術中的異質合成現象》論文，一邊登山、搞整合藝術的劇團，他還一邊有自己的創作。「藝術是一個中介物，可以讓你看清自己。作品像鏡子一樣，忠實地反映我這個人的想法。」姚瑞中說。

擁有縝密的結構能力與規劃能力

姚瑞中特質中縝密的結構能力、規劃能力在此時已逐漸顯現出來。一九九二、九三年，他以《土地測量系列》為題，最為人所熟知的是他的完結篇《本土佔領行動》，完整揭示他的思辯方式。他自己裸身在全台灣六個曾為歷史上外來佔領者登陸的地點，「模仿野狗佔地盤的方式，側背對鏡頭，撒尿，宣布我佔領了。」他說：「那個時候台灣美術界本土論戰正激烈（事實上當時論戰已近轉型期的尾聲），各流各派各執偏見，我看，



姚瑞中已經開始構思他的下一個作品，或者該說他下一個計劃。他要做《反攻大陸行動》，有六個篇章：序篇、入伍篇、行動篇、預言篇、終結篇和外篇。未來可知的歷史，也被他的思辯方式。

姚瑞中那樣時期沒有角色介入論戰的環境，因此更有抽離的情緒冷眼旁觀，再用自己的語言方式好好地把它給諷刺一番，從對被統治被殖民的歷史的嘲謔，通過照片下刺目的金馬桶，指涉到對金錢、權力結構的蔑視，再還原到反映著割據地盤的所謂「藝術界」的諷刺。一個自體循環論述完整的思辯方式。

(上)螺旋槳人形的符號，是姚瑞中軍旅階段重要的内心意象。

(下)在全國發行量最大的《革命軍》雜誌上，姚瑞中用鋼筆畫發洩自己的軍旅情緒。



他規劃進作品中——爲了趕在一九九七年他能當完兵出來發表作品，他選擇休學一年，先入伍去，入伍前還在藝術雜誌登了一個廣告，宣告他的《反攻大陸行動》揭始。

《服兵役》也是作品之一

當兵的日子對一般的男人而言，夠苦；對於把當兵當成作品，又容易焦慮、十分敏感，還要很認真很清醒

。那段日子，他心裡的聲音經常自問：「我幹嘛跑來當兵？」然後另一個聲音再回答自己：「要進去之後出來，才能切到要害，真正的批判分子不可以自處於體制之外，要真正進去，還要懂得出來，不被體制誘惑、收編。」似乎，這樣他的「當兵」可以變得更值得一些。

創作要鋪陳完整論述架構

當完一年十個月的兵，他馬上發表作品：有《菊花寶典》、《螺旋槳

去當兵的姚瑞中而言，更難熬。他在階級更重於人格與尊嚴的軍中，陪長官喝酒有連吐五次的記錄，很難說清楚他是要順應，還是爲了要徹底而深刻地體會，軍中那種表面功夫的文化。這段期間他在全台灣發行量最大，每月有四十二萬分的雜誌《革命軍》封面上，發展出兩個系統的鋼筆畫作品，一個是以通識的「菊花／肛門」意象發展出的《菊花寶典》，用「屁眼」來徹底嘲諷一番軍中僞裝粉飾的表面文化；另一個重複出現，懸浮在半空中，脖子上有三個螺旋槳的人形，以螺旋槳可以打斷人頭的說法，以及人形存在的狀態，來指涉自己臨界、危險、虛幻無著、懸浮著的心境。

——一個坐在金馬桶上一手握陽具，一手拿釣桿垂釣「彼岸」的立體人形。姚瑞中似乎喜歡把自己用藝術說的話說得很準、很簡潔，沒有廢言，和他用語言說的話所習慣的章法不太一樣。

然後他馬上進行第三階段《行動篇》，到中國大陸做一個觀光客，所有的風景名勝點都「到此一遊，攝影留念」，只是這些在名勝前面對鏡頭的姚瑞中，都以一種在直挺挺躍起於空中的剎那，按下快門，形成一幀頓



懸浮似的，帶著些許詭異魅趣的照片，再把照片做舊，彷如歷史與時間造成痕跡。「大陸的地方我們背得滾瓜爛熟，兩岸對立的形式也在我們的生活中潛移默化成爲集體的意識和記憶，而我，其實從來不瞭解那裡，從來沒在那裡生根，整件事就像我說我這樣就是『反攻大陸』了，一樣荒謬，其實是個大笑話！」

發表《行動篇》同時，發表《預言篇》，用古籍「推背圖」十二首詩形成的屏風，創造一個如傳說中「後宮」意象螢光粉艷羅帳建構如虛似幻的空間，不同的形式，他一貫反諷的思辯方式。姚瑞中說：「我做作品就像寫論文一樣，要鋪陳一個完整的論述架構。」

身處新新人類及X世代的過渡世代

很多藝術評把姚瑞中的思辯方式和語彙歸納爲是耽溺感官、速食、無道德的X世代、新新人類的典型；這樣類型化的比擬或許也切片得太乾脆了；和台灣嬰兒潮和新新人類世代面對歷史、政治理論時，傾向文以載道，甚至有悲情壯烈的表現手法，以及該世代的批判與詮釋角度相比，姚瑞中或許是卸下了大部分負重的包袱，而以一種輕巧的、輕謔的方式爲之，但是，他又何嘗不是另一種方式的文以

載道，需要先背起包袱然後才能放下包袱？也許，更恰當地說他是屬於一個過渡於新新人類與X世代之間，仍力求清醒的，身分難明的世代族群吧。

姚瑞中的清醒與聰明，表現在創作的規劃、思辯中，也表現在處理生活和行動的能力裡，雖然維持著無業，可以隨時創作的狀態，但他也能經營出一個支持自己基本生活的經濟供應管道：接下一個個打工的短期案子，比如宜蘭社區博覽會主題館的設計和工程，接下捷運淡水線中山站的壁畫工程，接下民進黨十周年黨慶及

遊行車輛的裝置……，靠人脈和工作表現的成果形成口碑，漸漸地也陸續二千年以後，世界的經濟中心將移到亞洲來，到那時候亞洲地區文化藝術自能掙脫歐美強勢殖民陰影，建立自己的主體性，各國之間的平行交流多了，收藏家也多了，機會就好了……頭腦清晰及很大的自信，才可能這樣篤定樂觀。二十八歲的姚瑞中就具备這樣的特質。

◎



姚瑞中用觀光客到此一遊，懸浮空中的失著狀態，諷刺「反攻大陸」的口號是個笑話。